

刺心

陆
无冕之王

花开花又谢，
一梦如长歌。

墨武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陆 无冕之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刺心. 无冕之王 / 墨武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6

ISBN 978-7-5502-3034-7

I. ①刺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0525 号

刺心 (陆): 无冕之王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喻 静

特约编辑: 唐 鎏

美术编辑: 徐 骋

总 发 行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B 座 9 层 100088)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40 千字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4.5 印张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034-7
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21-56551515

目 录

第一章 复生 / 001

王远知毛骨悚然，却还能冷静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他不是人！”葛聪突然叫道。

葛聪声音中满是惊惧之意，他也发现了有人到了铁栏前，
可任凭他如何努力，也听不到那人的脚步声和呼吸声。

第二章 费解 / 017

石室内的光芒，在斛律明月长枪在手之时，
似奇迹般全部聚在枪尖之上，发出夺目的光芒。

孙思邈忍不住眨眼。

下一刻的功夫，定军枪已刺到孙思邈的喉间。

第三章 用心 / 035

孙思邈略有皱眉，缓缓道：“一些问题，并非有人担下就能解决的。”

斛律明月似怔了下，终于再次点头：“或许……你说的也有道理。”
他睥睨天下，少听人言，可跟孙思邈交谈数次，似乎也染了分孙思邈的口气。
人总是会改的，斛律明月也不例外。

第四章 真身 / 052

斛律明月缓缓蹲下来，看着地上的一具尸体，沉默不语。

狱卒死因看起来极为明显，一刀断喉。

鲜血早就凝紫，结成了冰，月色下显得异常地狰狞。

好快的刀，好狠的刀，一刀砍下，狱卒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

第五章 错爱 / 071

“因此你是爱孙思邈的？”兰陵王又问，眼眸中依旧藏着什么。

“是。”斛律琴心终于开口，神色坚定。

“可他是否爱你呢？”兰陵王淡淡道，“你难道不知道，他心中只有柳如眉？虽然过了十三年，只怕还是如此？”若是以往，斛律琴心只怕心中酸楚，这刻秀眸却清澈如水。

第六章 目的 / 088

“刺死寇祭司的人，是不是郑玄？”斛律明月目光射来，突然发问。

那老者失声道：“你怎么……”他戛然声止，脸上色变。

“老夫怎么知道的，是不是？”斛律明月轻淡道，

“老夫不过是猜的，不过你已经告诉老夫答案了。”

第七章 归去 / 106

张仲坚微怔，从未想到身边的郑玄居然还有这样的来头。

刘桃枝淡淡回道：“什么目的不重要。”

“那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
土卫上前一步，冷冷道：“重要的是，你们是否会束手。

我还是当初在鸳鸯楼的那句话，跟我们回去见将军，我们不会杀你们两个。”

第八章 敌踪 / 122

斛律琴心拦阻不及，叫道：“你究竟回去做什么？”

“他或许回去对将军说我的选择，或许是为了你。”兰陵王突道。

斛律琴心一震：“为了我？”

“不错，因为他不想你成为另外一个斛律雨泪。”兰陵王轻声道。

第九章 背叛 / 139

斛律明月未再动，看着前方出手的五人，眼中蓦地又有了近日常见的悲哀之意——只是这次的悲哀，更加地浓郁。出手的是刘桃枝和郑玄，还有火、金、土卫三人。刘桃枝未死，郑玄也活得精神，方才他们是装死。

第十章 挑战 / 158

郑玄微微一笑，只是道：“往事如烟，贫道都不记得了，不想刘大人还记得。”“我当然记得。”刘桃枝满是伤疤的脸上带分怆然，“因为我也是北天师道的人，上榜的一百零六人中的一个。”他极为平静地说出此事，但可说结论惊人，郑玄没有丝毫意外。斛律明月也没有诧异的神色。

第十一章 对决 / 177

“砰”的大响，张仲坚一拳重重击在斛律明月的肋下。“喀嚓”声响，斛律明月肋骨似折。一口鲜血狂喷而出，斛律明月竟被张仲坚一拳打飞了出去。山坳静了片刻。

第十二章 胜负 / 198

孙思邈转望地上两人的影子，轻声道：“日出就会有影子。”“废话。”张仲坚搔搔头，似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冉刻求。“你可以背着影子走向阳光，或者是追逐你的影子，看不到阳光。”孙思邈微笑道，“就如这里雪还未融，江南却已遍是绿色。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事情，如何去做，终究要你自己选择。”



第一章

复生



牢狱中不见天日，只有油灯明灭，有如李八百的幽灵鬼影，罩在众人的脸上。

葛聪听王远知所言，失声道：“你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没有防备？”

王远知倚靠着墙壁，汗水尘垢满面，但那一刻，目光却是出奇地清澈。

“葛聪，其实你也应该知道的。”

葛聪眉头紧锁，苦思半晌终于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王道长，你爽快地说出来好了。”

“当初你我几人在邳城外相聚时，我曾说过，李八百和裴矩，极有可能是当年北天师道的门下。”王远知神色有了一分古怪。

“是北天师道门下能如何？他们和天师六姓关系极深，也和斛律明月势如水火，为何在关键时刻内讧？”葛聪困惑道。



王远知望向孙思邈，缓缓道：“孙先生虽得艺天师，但这里所有人中，其实只有先生才没有卷入到当年的纷争。”

孙思邈微皱眉头：“因此我对当年的事情，并不了然，更不解如果李八百身为北天师道门下，为何反倒成了李家道的道主？”

“这其中自然有蹊跷。”王远知缓缓道，“但若简单来说，只源于一个恨字。”

“恨？”葛聪有些不耐，“什么恨？”

王远知冷望葛聪：“你一直以为李八百他们是恨斛律明月的，却不知道他们可能连天师六姓之家都恨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葛聪失声道。

王远知缓缓道：“这个关键所在，我也是到现在才想明白，这件事恐怕还要从高澄死时说起。”

他神色悠悠，追忆着往事：“当年高澄身死，引发齐国灭道，可祸患早在高澄死前已经种下。北天师道政道合一，插手朝廷之事，早就引发了齐国皇室的猜忌。”

苦涩一笑，回想自身，王远知略有感慨：“高澄之死引发齐国灭道不过是个诱因，寇谦之生前，还能压住，但他一死，门下益发骄横，终究让齐国朝廷起了杀机，北天师道那时虽号称有双子三官四御五斗众多高手，但始终难有如寇谦之一样的人杰。”

孙思邈目光闪动，突道：“传闻中，北天师道的建立绝非寇谦之一人的功劳，他还有个夫人？”

“听说是这样，他夫人好像姓郑，但一直少有露面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”

王远知迟疑道，“不过早在寇谦之死前，那夫人就不知去向了。”

孙思邈点点头，王远知回到话题道：“不但郑夫人不知去向，听说那时候双子也不在齐国，北天师道内部争权，高手虽多，但并不齐心，终被斛律明月各个击破……”

王远知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多少有些唏嘘。他方才一心名利，根本无暇其他，



这会被孙思邈当头棒喝，却是看得极为透彻，一时间倒有种彻悟之感。

“北天师道门下被齐国杀得东奔西逃，很多人躲到六姓之家寻求庇护……”

“但当时六姓之家和北天师道并不和睦？”孙思邈突问。

王远知点头：“不错，寇谦之的时候，北天师道兴盛一时，大有天下老子第一的架势，对天师六姓之家一直不屑一顾，因此当初齐国灭北天师道时，六姓之家反倒有些幸灾乐祸……”

沉默片刻，王远知又道：“帛家道是最早容纳北天师道叛逆的六姓之一，但也是最早被斛律明月剿灭的一姓！”

葛聪听到这里，忍不住道：“帛锦也是最早被斛律明月收买的一姓！”

孙思邈一直静静倾听，听到这里眉毛微跳，心中蓦地想到个可能，忍不住心惊。

王远知回忆往事，缓缓道：“不错，帛锦被斛律明月收买，又被李八百砍断手臂，帛家道已在道中除名……”

“当年帛家道雄心勃勃，妄想趁北天师道分崩离析的时候，取而代之，却不想招惹惨烈之祸……”

“其余诸姓见此情形，多视北天师道门人如蛇蝎猛兽，有的避让，有的冷言，还有的甚至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王远知神色又现出分怪异，住口不言。

葛聪忍不住道：“有的甚至什么？”

“你为何不回去问问你的父亲？”王远知突道。

葛聪本来一团和气，闻言却怒容满面，喝道：“王远知，你说什么？我爹早就故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孙思邈听到这里微皱眉头，蓦地想到当初裴矩所言。

一百零六个顶尖高手，同门师兄弟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散的散，逃的逃……当时就死的人还好些，可那些逃走的人受到的折磨，你是永远难以想象的！



“有的六姓之家甚至出卖北天师道的门下，以换取和斛律将军的和解？”
孙思邈突然插了句。

葛聪微震，目光一闪，霍然望向王远知，气愤道：“莫非王道长是想说，当初是家父出卖了北天师道的门人？”

王远知沉默不语，但无疑是在默认。

葛聪冷冷道：“家父已去，死无对证，你自然说什么都可以了。”

王远知眼皮跳了下：“令尊早逝，令人扼腕，可令尊亦是灵宝派高手，常习道中养生之术，如此早去，你莫非从未怀疑过？”

葛聪眼角抽搐，手握铁栏，嘎声道：“你师父宗道先生也是早死，难道说……”

他本想说难道宗道先生之死也有问题，可见到王远知冷漠的表情，心中发冷，咬牙道：“你难道想说，宗道先生和家父当年都出卖了北天师道弟子，因此遭到他们的暗算。”

王远知沉默良久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不错。”

葛聪本要呵斥荒谬，见其神色严肃，只感觉透体冰冷，想到一个可能，松手后退两步，涩然说：“……这么说出卖我们的是裴矩和李八百了？”

孙思邈心头狂震，脸色微变。

见王远知不语，葛聪颤声道：“裴矩、李八百他们恨斛律明月，可更恨你我两家，他们借口行刺兰陵王，却是想趁机报仇，让我等万劫不复？因此李八百当初在长街宁可杀斛律明月，也要致你于死地？”

王远知冷望油灯，许久才道：“不错。”

葛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蓦地又弹了起来，几乎撞到栏杆之上，咬牙道：“王远知，你他娘的是个什么茅山宗主，这些事情你都知道，就要提防李八百、裴矩反咬一口才对，为何拉老子蹚这里的浑水？”

王远知神色木然，闭上了眼睛。

葛聪却不肯放过他，摇晃着栏杆，嘶声道：“你说，你说话呀！”

孙思邈叹口气道：“这里的原因我倒知道。”



“你知道？”葛聪反倒怔住，道，“你当年也和宗道、我爹他们一起的？”

他说得可笑，孙思邈却没笑，只是摇摇头否认：“首先，事情过去多年，王道长可能没有想到仇恨会一直延续下来。”

王远知轻轻叹口气，神色萧索。

“其次就是王道长就算知道往事，也想利用北天师道成事，对李八百、裴矩等人虽有忌讳，但仍想兵行险招。”

王远知苦涩一笑，喃喃道：“却不想无论成败，我都已经输了。”

抬头仰望牢笼顶，王远知苦涩道：“我其实早应该想到他们的目的了，李八百如此奔波，看似要四道合一，实际上所作所为，都是要茅山宗好看，我利欲熏心，竟放松了警惕。”

转望向孙思邈，王远知缓缓道：“孙思邈，我一直不服你，可如今才发现，我真不如你。”

孙思邈并无丝毫得意，只是叹口气，回到原先的话题道：“如果按照王道长所言，当年天师六姓中，帛家道因北天师道门下受损，茅山宗和灵宝派却对天师道不利，裴矩逃往关中……李八百却下江南，转入李家道当上道主。”

王远知点头道：“李八百这人心机极重，心狠手辣，只怕能当上李家道的道主，用的也是非常的手段。”

“郑玄远在关中，一直表现平庸……”孙思邈说到这里，脸上又闪过迷雾，但很快又道，“龙虎宗道主张裕应和李八百关系不错？”

“不错。当初帛家道几被斛律明月灭绝，天师几姓惊凛，唯独龙虎宗张家敢正撄其锋，张放、张裕两兄弟更是张家中坚，武功道术均精，连斛律明月都不敢小瞧。龙虎宗身在江南，斛律明月只能派高手悄然南下。”

王远知神色萧索，摇摇头又道：“过程我不尽知，只知道最后张放后来不知所踪，张家损失惨重，一蹶难振，而斛律明月也损失高手极多，未能再行南侵。”

葛聪冷冷接道：“龙虎宗衰败，才让茅山宗趁势而上，成为江南第一道教。”

王远知不理葛聪的讽刺，又道：“后来的事情，孙先生当然已经知道，



张放乔装改名，变成了张季龄，而据我所知，他后来仍旧没有逃脱斛律明月的掌控。”

孙思邈想到张仲坚，回忆建康发生的一切，只感觉往事悠悠，物是人非。

轻叹口气，孙思邈低声道：“我终于明白了。”

他那一刻，想到的远比王远知说的要多，却没什么恍然大悟的感觉，心中反倒更加地沉重。

王远知神色却有分困惑，自语道：“我却有一点不明白，李八百就算暗算茅山宗和灵宝派，也可以等到兰陵王死后再下手，他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呢？”

葛聪冷笑道：“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，他就要我们意料不到，才能暗算得手啊。”

王远知缓缓摇头，却没多说什么。

葛聪已有些迫不及待：“孙先生，你想知道的，我们都说了，你什么时候……救我们出去？我们毕竟都是天师血缘，你不能见死不救的。”

王远知冷淡道：“他怎么救？如今我们定在斛律明月的严格监视下，更何况你我都已能力尽失，形同废物。他就算是个神仙，恐怕也不能带我们逃脱这里。”

葛聪急道：“孙先生，你能的，你一定能的。你和斛律将军好好说说，我们本是逼不得已，根本不想和他作对的。”

孙思邈略作沉吟，安慰道：“葛道长稍安勿躁，机会一到，我自然会帮两位脱困，还请两位给我些时间。”

葛聪见孙思邈转身离去，手握铁栏，目光中满是期待之意。

直到牢门再闭时，葛聪这才缓缓后退，坐了下来。

王远知淡漠道：“你不用看了，他要救我们，不用求也会救，他若不救，你就算磕头也是没用。”

葛聪喃喃道：“可他一定会救我们的，是不是？”

王远知忍不住冷笑：“生死本命，葛聪，你怎么说也是灵宝派的道主，六



姓之一，就不能有点骨气吗？”

葛聪霍然站起，震得身上镣铐当啷作响。

“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什么六姓之家，我现在一听这几个字，就想呕的。”

葛聪双眸红赤，神色已有癫狂之意，扑到铁栏处，哑声道：“王远知，我不像你的，你有志什么大道一统，想要超过寇谦之，还想重振四道八门当什么宗主，可我什么都不想的。”

“你真的什么都不想？你巴巴地跟我到了邺城，不也想立点功劳，讨好陈项，重振灵宝派？”王远知神色依旧冷漠。

葛聪一愕，顺着铁栏缓缓坐到地上，突然放声狂笑，笑得涕泪横流：“你说的不错，我的确也想，可是我现在不过只想做个普通人，做一个正常人，但我能吗？”

他笑起来如同狼嚎一样，声嘶力竭：“我不能够的，我一出命运就已注定，连做个正常人都不能够！”

王远知听了，皱了下眉头，可目光中也忍不住露出怆然之意。

若早知今日，他王远知说不定也就不会前来邺城，但世事都如射出去的箭，断没有回头的道理。

蓦地心中警生，王远知霍然转身，面向牢房入口的方向，低喝道：“谁？”

他被李八百重创，被斛律明月关在牢中，又被莫名药物制住，但警觉尚有，那一刻不知为何，突然毛骨悚然，只感觉牢房入口的方向多了一人。

有幽风吹来，两盏油灯均灭，牢中一片漆黑。

葛聪本有疯狂之意，见状却遍体生津，哑声道：“谁？”

他在那片刻，也感觉有一人进入了牢房，但牢房中蓦地转暗，他根本看不到来人的身影。

“是孙先生吗？”葛聪颤声道。

王远知冷哼一声，知道不是孙思邈，孙思邈绝不会用这种方式出现！

眯缝起双眸，王远知渐渐适应了牢中的黑暗，隐约见一人无声无息地到了



铁栏外，冷冷地望着他——直如幽灵般。

王远知毛骨悚然，却还能冷静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“他不是人！”葛聪突然叫道。

葛聪声音中满是惊惧之意，他也发现了有人到了铁栏前，可任凭他如何努力，也听不到那人的脚步声和呼吸声。

若是斛律明月派来的人，王、葛已是砧板之肉，斛律明月对他们应不用这么神秘。

可这是天字狱，戒备森严，若不是斛律明月派来的人，怎能有人无声无息地潜入，不惊动牢外的守卫？

葛聪越想越是心惊，呼吸粗重如牛，只是一个劲地叫道：“你是谁？你不是人？你究竟是谁？”

“住口！”王远知一声低喝，葛聪一惊，感觉周身汗透，却已静了下来。

王远知终究还能保持冷静，望着眼前那团黑影，凝声道：“阁下若有来意，尽管说明，装神弄鬼，大可不必。”

火光不知来自何处，突然一闪，耀亮了那人的脸庞。

但火光如流星般转瞬消逝，只那一刻的印象，却深深扎入王、葛二人的脑海。

王远知饶是镇静，乍望见那人的面容，也不由骇然失色，霍然站起，只感觉手足发冷。葛聪更是嘶声尖叫，如同见鬼一般不信喊道：“是你？！”

孙思邈已过了金水河，葛聪叫得虽然凄厉，但他不能听到。

金水河早凝冰，他立在河畔，远远望去，依稀还能见到铜雀台高大的轮廓。脚步声响起，一人踏雪而来，到了孙思邈身后，静停止步。

孙思邈转身望过去，略有诧异，转瞬笑道：“是你？”

来人眉目弯弯，雪地上更显得肤白如玉，见到孙思邈望来，脸上掠过抹娇羞，清澈的眼眸似被呼出的哈气笼罩层雾意，看了孙思邈一眼就扭过头去，低声道：

“穆大人让我来找先生过府一叙。”



那人却是宫中的冰儿。

孙思邈略有奇怪，不知此时穆提婆找他何事，点点头，客气道：“请冰儿姑娘带路。”

冰儿“嗯”了声，转身行去。经上次一见，她和孙思邈倒显得有些陌生。

孙思邈暗自叹息，忍不住道：“穆大人找我，怎会让姑娘传话？姑娘不一直都在宫中吗？”

冰儿垂头，咬唇道：“上次和先生见面后，穆大人就将我从宫中带走，一直让我留在府中……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”

说到这里，扭过头去，只望着远远的雪。

天正晴，雪泛微薄的光芒，有如情人眼中相思的泪光。

孙思邈心思百转，突然道：“有件事，不知道可否请冰儿姑娘帮手？”

冰儿娇躯微震，倒有些意料之外，立即回头道：“先生若有吩咐，冰儿刀山火海，也会为你做到。”

见孙思邈微笑望来，冰儿忍不住又脸红，垂头下来：“只是先生这么大的本事，会有什么做不到的？冰儿不自量力了。”

孙思邈道：“你莫要高看我，很多事情，其实我也无能为力的。”

他叹口气，冰儿见了，倒有些焦急：“先生请讲。”

孙思邈已止步，望着前方的府邸：“到了。我见到穆大人后，再说请你帮手一事好了。”

冰儿略有困惑，但还是用手比了下脖颈：“冰儿一定为先生做到。”

她说得斩钉截铁，那一刻根本没多想什么，只知道孙思邈若有困难，她拼死也要帮他。

孙思邈点点头，跟随冰儿入了穆府，直奔后花园。穆府颇为精致典雅，后花园却是极大。

雪地中，有梅花绽放，幽香暗传，穆提婆一身红衣，雪地中颇为耀目。他负手立在梅树前，听闻脚步声响，更不回头，只是道：“先生这几日倒是繁忙。”



“还不知穆大人有何事吩咐？”孙思邈微微一笑。

穆提婆只是望着梅花道：“先生可知奴家让冰儿去找的用意？”

冰儿微颤，脸又发红，几乎想逃走，可却移不开脚步。

孙思邈微微摇头，穆提婆竟像感觉到了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奴家就知先生会说不知道。上次冰儿走后，先生嘱托奴家帮忙照顾冰儿，最近宫中有些事情，奴家为了不负先生所托，就将她带到了府上。”

穆提婆轻描淡写，冰儿听了，却是心中感动，只是在想，先生虽对我无意，但毕竟还是关心我的，却不知他有何难题，就算……如何艰难，也定帮他去做了。

孙思邈却听出另一层含意，心道莫非宫中有变故，连穆提婆这种人都无法罩住，这才将冰儿带出？

穆提婆叹口气，又道：“如今奴家有些自顾不暇，只怕无法再承诺先生什么。”

孙思邈微微皱眉，听穆提婆继续道：“因此奴家准备将冰儿送给先生，你卖了她也好，娶了她也罢，总之以后，她不再和齐国有任何关系。”

冰儿身躯一颤，珠泪欲滴，却只是咬着牙，沉默无言。

她不过是个弱女子，早习惯了逆来顺受，知道这刻是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候，却绝不想让孙思邈为难。

孙思邈笑笑：“我倒真的想请冰儿帮我做件事情，她可能需要离开邺城一段时日。”

穆提婆摆下手：“先生让她做什么事情，也与奴家无关。冰儿，你先出去等候。”

冰儿心中忐忑，还是退了出去，隐约感觉将有大事发生。

“奴家和先生其实没见过几面。”穆提婆转过身来，双眸中也似藏着什么，“可如今，能让奴家从无戒备的人，皇宫，甚至邺城，只有先生。”

“可是宫中出了什么事情？”孙思邈缓缓道。

“天子病了。”穆提婆淡淡道。

孙思邈略有诧异，半晌才道：“需要我来诊治吗？”他知道说得多了此一举，



穆提婆并没有半分焦灼之意，当然也没有请他出手之意。

穆提婆和高纬素来关系极好，高纬病了，他为何这种淡漠的神色？

穆提婆笑了下，风轻云淡：“天子是心病。”岔开了话题，“还记得初次见到先生时，不过数月前，但如今回想，恍若经年。”

顿了片刻，穆提婆又道：“当初先生带冼夫人画像来邺城，已表明来意，可斛律将军偏偏不信，总怀疑先生别有用心。”

孙思邈苦涩笑笑：“当初还要多谢穆大人为我解围了。”

“其实奴家不出面反倒好些。”穆提婆叹道，“现在奴家想想，才明白当初先生肯入牢狱，无疑像佛家所言，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’，先生想以此证明并无对齐国不利之心，奴家出手，倒浪费了先生的苦心。”

孙思邈笑道：“若穆大人救我也是错，那我倒宁愿穆大人一错再错了。”

穆提婆一笑，倒是容光焕发，可转瞬又是蹙起眉头。

“当初奴家就问先生是否为兰陵王而来，先生直认不讳。”

“穆大人也告诉在下，兰陵王已经南下，目标可能是建康。”

“可奴家终究也不知道兰陵王所在，让先生奔波反复，如今先生再次回到邺城，奴家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孙思邈又笑：“结果并非那么重要，穆大人的好意，我一直感激不尽。”

穆提婆轻叹一口气道：“若天下人都像先生这样，那肯定太平了很多。”秀眉微挑，“这次请先生来，奴家的心意其实还是如前一样……奴家只是希望先生早点带兰陵王离开邺城。”

孙思邈皱了下眉头，缓缓道：“我只能说是尽力而为。穆大人就想说这个？”

“不错。”穆提婆转过身去，望着雪映梅寒，“这是奴家目前唯一能说、能做的事情。先生，时日无多，请回吧。”

孙思邈略有犹豫，转身要走。

穆提婆突道：“先生，别人觉得宫中戒备森严，绝对安全，可在奴家看来，宫中绝非安稳之地。”